

陶一珊戰訓有方

吳鐵城談戴雨農

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，上海各界名流支持戴笠先生的計劃，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別動隊，以民間力量協助國軍，抵抗侵略。陶一珊是別動隊第五支隊指揮官，由愛國青年所組成，勇敢異常，陶一珊因而成名。他是江蘇江陰縣人，軍校第六期畢業，來台後，做過警務處長。

前幾年貝祖貽先生從美國回台灣，要陶一珊陪同到芝山岩憑弔戴先生紀念館，獻過鮮花以後，不勝唏吁，幾次對陶一珊說：「如果雨農先生不遇難，我們相信中共在大陸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猖獗。」他同戴先生相交很深，每次提及，總是悵惘不已。

後來吳鐵城先生和陶一珊閒聊，吳鐵老問他：「雨農的事業成就很大，成績輝煌，原因一定很多，你追隨他左右很久，你能三言兩語，概括一切，加以說明嗎？」

「戴先生成功，」陶一珊說：「直接領導十萬人，集十萬人的信仰，服從他一人。」

「十萬人一條心，不是容易事。」吳鐵老又問：「雨農如何能驅十萬之衆，人人不顧生死，以赴一個

人的命令，而每事又能達成任務呢？」

「戴先生領導同志，有一套三段論法，」陶一珊說：「就是『理智的運用，情感的結納，紀律的維繫』三個原則。進而達到『團體即家庭，同志如手足』之目的。所以，新進同志也常能建大功，這樣十萬人、百萬人，自然可溶為一顆心。至於戴先生處事，可用四句話來說明：『料事如神，處事如電，洞燭機先，聲威懾人。』」

別動隊淞滬作戰

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第三天，戴先生趕到上海，發動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，上海的軍政社會領袖一致響應。吳鐵城、宋子文、俞鴻鈞、貝祖貽、錢新之、杜月笙、楊虎、張治中、俞作柏、劉志陸、吉章簡、蔡勁軍都為委員。下設別動隊，根據委員長核准的命令，動員民衆，於兩星期內編成五個支隊，參加作戰。

各支隊轄三至五大隊，每大隊轄二至四中隊，總計一萬零八百人。第一支隊指揮官何行健，第二支隊指揮官陸京士，第三支隊指揮官朱學範，都是杜月笙的學生，員兵都是上海幫會人士及勞工分子，陸京士現為立法委員。第四支隊指揮官張業，隊員都是軍統局在京滬的情報工作人員，以上四支隊各轄三個大隊。第五支隊指揮官陶一珊，轄五個大隊，隊員為上海市高中以上集訓總隊的結業學生，及上海市公民訓練

總隊隊員，挑選三千人，編成五個大隊，二十一個中隊（一直轄中隊），素質整齊優秀，與其他各支隊不同。

第五支隊的幹部都是軍校出身的軍官，中隊長以上且係訓練總監部考選派充。支隊成立時，在南京徽寧會館舉行宣誓典禮，全體官員所有服裝裝具，全由隊員自己拿錢購辦。武器爲國軍三十六師、八十七師換下來的槍支，軍容很盛。當時請戴先生訓話，他說：「有這一支部隊，可戰勝十萬日本鬼子兵。」全體官員高呼：「服從戴先生命令！」

戰爭到十月下旬，國軍自開北撤退到蘇州河南岸，第四支隊奉命掩護，在敵前強渡蘇州河，不顧生死，在蘇州河北進行擾亂作戰。雖然，任務完滿達成，而自支隊指揮官張業以下，兩千多人全部戰死，這是戴先生領導的同志，最英勇的一次重大犧牲，尙未計算在敵後犧牲同志數字以內。

作戰到十一月九日，國軍逐次向青浦白鶴之線轉進，繼續轉進吳福線、澄錫線，主力向浙皖邊境退却，以五十五師的章旅固守南市，掩護撤退。陶一珊也奉到命令，第五支隊部及二、三兩支隊各一部協防南市，以招商局碼頭爲指揮部。晚上周倬龍進入南市，傳達戴先生命令，告知法租界當局已宣佈，華法交界的各鐵柵門，一律於當晚十二時關閉，禁止通行，要陶一珊作最後孤軍奮鬥的準備，死守南市。又告知戴先生已準備好兩萬個麵包，兩百面國旗，馬上就可送到，要陶一珊把這兩百面國旗插遍南市各角落。

奉命由南市撤退

固守南市進展順利，到十三日早晨，五十五師章旅電話通知，掩護主力作戰任務業已達成，奉命向吳福線轉進。又知道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察總隊也奉命撤退，這個時候，陶一珊真成孤軍了。

到了下午四點多鐘，敵已佔高昌廟、徐家滙以西地區，接近別動隊的防禦陣地，南市遭受敵軍砲火。

到了傍晚，市政府派耿祕書送來命令：

(一) 決定放棄南市。

(二) 已洽妥法租界當局，自晚十二時開始，開放南陽橋鐵柵門，全體官兵按次序魚貫向法租界撤退。

(三) 南陽橋鐵柵門內，由法國陸軍維持秩序，我撤退官兵應與之合作。

(四) 全體官兵應一律將武器裝備器材交由法國陸軍接收。

戴笠將軍的同志抗日戰爭期中任別動軍副司令的陶一珊。



(五) 爲保障撤退官兵安全，一律乘特備卡車送往薩波賽路小學、辣格納路小學及滙通小學等校，集中管理，聽候處置，如有爭執，法租界當局

不負責任。

陶一珊告知耿祕書，沒有戴先生的命令，不能遵辦。並要求耿祕書，設法請戴先生來一道書面命令。耿祕書說：「這項決定是我政府接受法國政府的請求，並且是俞市長和戴先生電話洽商很久才決定的。」又說：「宋子文先生也和戴先生通過電話，主張撤退，現在無法再和戴先生通電話。」

俞市長鴻鈞也是蘇浙行動委員會委員之一，既和戴先生電話商妥，則他的命令也可以代表戴先生了。陶一珊才下令，十二點鐘開始按次序進入租界，士兵在前，官長在後。規定撤入租界鐵門後，全體隊員同時一閃四散奔走，使法國兵不知道去向，同時見彎就轉，脫離追兵。

四五支隊的成就

陶一珊進入租界以後，第四天在陶爾斐斯路十五號見到戴先生。戴先生握手慰勞，陶一珊呈上撤退命令。戴先生告訴他，已知詳情，問他能不能留滬工作，如在上海無法活動，可到漢口報到。

「我判斷中日戰爭，」戴先生說：「是長期戰爭，也許要打十年八年。這次別動隊作戰部署，是我核定的。攪亂蘇州河北岸敵軍，掩護十萬國軍安全撤退到蘇州河以南，從容進入新防禦陣地，避免敵軍跟踪追擊，減低損傷到最低限度。雖我第四支隊全軍殉國，令人傷心，然對淞滬戰爭第二階段，能防守這樣長久，對以後整個抗日戰爭的民心士氣，影響很大。且對我特種工作同志，配合國軍作戰，打開一條燦爛的

前途，四支隊同志犧牲是值得的。

「五支隊固守南市，掩護國軍轉進，雖受外交牽制，祇能守五日。然全體隊員大半爲大專學生及工廠商店之小東主，又屬富家子弟，能守五日，使南市居民安全轉入租界，同時財產轉移至租界者甚夥。對以後各地作戰，發動民衆協助，有模範作用，差堪告慰。這班人可到歷口去報到。」

說完，戴先生遞給陶一珊三千港幣，又對他說：「你到漢口，當然要先到香港，再乘火車北上。在港不可暴露身份，也不可久留。」

二十六年九月三日，戴先生奉到委員長的命令，核准設立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於湖南臨澧，派戴先生爲主任。因爲他在上海指揮別動隊作戰，又因須派員到各地招收愛國青年，一直到二十七年一月才開學，陶一珊奉派爲學生總隊總隊長。

七百人的大宴會

三十二年春天，陶一珊主持重慶訓練班，中美合作所的美國盟友已經有六百多人到達重慶。有一天下午四點鐘，陶一珊在縹絲廠接到戴先生的電話：「今晚的宴會，是美國盟友第一次參加我國的正式宴會，楊家山籃球場太不成體統，最好在鍾家山新餐廳舉行。」

「報告戴先生！」陶一珊說：「新餐廳房子雖然蓋好，但是一座空屋，四壁都是泥巴，而且在山頂上

，路沒有修好，無路可走。楊家山籃球場已佈置妥當，七百人的桌椅傢俱碗筷等，由楊家山搬到鍾家山很不容易。」

「我已問過侯禎祥，」戴先生說：「房屋已完工，牆壁已經粉刷過，你去協助他，趕快佈置起來。盡力去做，我六點半鐘到新餐廳視察。」

戴先生的脾氣，已經決定的事，絕對不可能改變，所以陶一珊立刻去找侯禎祥。侯禎祥已知道改在新餐廳，也在找他。陶一珊問侯禎祥：「祇有兩個多鐘頭，可能嗎？」

「戴先生的事沒有不可能的，」侯禎祥說：「我們祇有拚命去做。請陶先生派兩個大隊，一個大隊佈置餐廳四週的花園和道路，一個大隊搬傢俱、廚房用具及一切東西。」

六點半鐘，戴先生來到新餐廳察看，除花園及通路還沒有完成，已能使用，尚在繼續整理，雖不是美侖美奐，美國人絕對看不出是急造的，戴先生表示滿意。七點正，中外賓客紛紛到達，陶一珊和侯禎祥總算完成了一件本來難以完成的任務。

「糟糕！」將要上菜的時候，侯禎祥氣急敗壞的告訴陶一珊：「第一道菜是鷄湯，整個一大口鍋倒在地，祇剩下半鍋。不過不要緊，已將兩大壺開水倒入鍋內，又加入一瓶味精，吃起來，味道當然差得很遠。不過全體賓客正在寒喧應酬，精神興奮，或者不會注意口味。至於戴先生，鼻子不好，嗅覺不行，判別不出來。我來報告陶先生，是準備明天再報告戴先生，今晚不準備報告了。我們的團體是不准隱瞞的，

請陶先生做個見證，明天代爲說明，如果有處分，我當然甘心領受。」

「此時報告戴先生，會影響情緒。」陶一珊說：「我願担代，如果有處分，我願與兄分担。」

第二天，陶一珊偕侯禎祥去報告昨晚鷄湯傾覆，沒有報告的原因。但是戴先生並不問鷄湯的事，問他們：「昨天花園的花、鋪路小石子，是那裏來的？」

「在我們的範圍以內，到處借來的。」陶一珊說：「不過花草昨夜已遷回原處，俾今晨雨露滋潤，免因外借而枯萎。」

「動員多少人？」戴先生又問。

「兩個大隊，一個大隊搬桌子椅子、廚房用具，一個大隊專栽花草、鋪路。」

戴先生當即吩咐支錢給兩隊學生加菜。又說：「無論何事，必須考慮效果，試想，昨晚宴會如在楊家山籃球場露天舉行，與在新餐廳相較，其效果相差，天地懸遠。」

對待同志寬嚴並濟

三十二年夏天，中美合作所在湖南南嶽設立第二訓練班，以陶一珊任副主任。成立不久，戴先生偕梅樂斯赴東南視察。由重慶出發，第一個目的地就是第二訓練班。到達南嶽，整整忙了兩天，檢閱、點名、聚餐、開會、檢討過去、策劃未來，忙個不停。戴先生對於極細微的事情也不放鬆，他要求很嚴，一切事

情務必做到盡善盡美。

第三天由南嶽出發，向江西贛州前進。早晨，戴先生、梅樂斯、陶一珊和總翻譯官劉鎮芳四人共進早餐，車輛和隨行人員都已整裝待發，一切都準備好了。戴先生不像平時一樣，好像並不急於動身趕路，非常悠閒，坐在桌旁閒聊起來。

「一珊！我聽說你在這裏有些虧空，你到底差多少錢？」戴先生突然問陶一珊。

「沒有！沒有！請戴先生不要爲我操心。」陶一珊聽戴先生一問，雖說沒有，臉色却變了。他知道，一定是有人打了他的小報告。因爲他既然是中美班的副主任，就不得不和南嶽地方首長們應酬往來。有時推辭不過，也會來幾圈，他的麻將技術並不高明，不能不輸幾文。戴先生一到南嶽，就有人向戴先生報告了。打麻將，戴先生嚴厲禁止，一旦被查出來，就不得了，他真怕一直追問下去。

「你別騙我！老實告訴我，究竟差多少錢？」戴先生並不放鬆，問個沒完。

「我怎敢騙戴先生呢？」陶一珊知道不能一推了事，硬着頭皮說道：「我在這裏代表戴先生主持班務，爲了一切進行順利，難免要和地方首長們應酬應酬。我又不能太寒酸，怕丟戴先生的面子。雖然多少有點虧空，請戴先生放心，我自己會解決的。」

「哼！你自己解決？」戴先生一邊說話，一邊打開公事皮包，取出便條紙，寫上：「即發陶副主任特別費國幣壹萬元正。」寫好把條子交給陶一珊，才動身出發。

這個小報告幫了陶一珊一個大忙，一萬元不算少，他真沒有這種妄想，現在虧空足夠彌補。不過陶一珊的確不在乎一萬元，而是怕「流將」的問題，他違反禁令是要受嚴厲處分的，戴先生不但沒有追查，反而發了一萬元，陶一珊既感且愧。對戴先生心悅誠服，無論如何，從此再不來四圈了。戴先生對待同志寬嚴並濟，可說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勝利的前進基地

三十四年春夏之交，陶一珊奉命從芷江回到重慶，數次談話，詢問得非常詳細。陶一珊把芷江美國空軍機場、友軍情況，以及華中各部隊的情形，都作了詳細報告。最後，戴先生決定成立芷江辦事處，以陶一珊爲主任，工作同志以六十人爲準，必須包括內勤及各種技術人員。被調人員，原單位不得拒絕，限三天出發，由局本部交涉美空軍飛機四架，直接送往芷江。

第三天，六十位同志到齊了，人事處長龔仙舫對陶一珊說，這個班底是軍統局派遣的單位最好的班底了。龔仙舫到飛機場送行，悄悄地對陶一珊說：「戴先生這次如此鄭重，如此緊張，限三日內乘飛機前往，四架美機浩浩蕩蕩，飛經幾個省份，是從來沒有過的，問題絕不簡單，老兄前途責任重大！」

這六十位同志的確是鐵中錚錚之士，飛機起飛後，陶一珊回想龔仙舫所說的話，百思不解。以後戰局一天比一天對我們有利，不久戴先生、杜月笙、陸京士也飛到芷江，就擱三天，乘飛機飛往東南，佈置上

海的工作。後來陶一珊知道總反攻期近，芷江是反攻東南的前進基地，不祇是美國的空軍基地而已。而戴先生眼光銳利，能在敵人投降前好幾個月就有所準備，真是「洞燭機先」。

日本天皇廣播無條件投降，何應欽上將蒞臨芷江，派參謀到辦事處詢問許多問題，尤其是情報。戴先生留有親筆函，指示如何和陸軍總司令部連絡，陶一珊代表戴先生晉見何上將，報告一切，請示一切。

